

东京审判80年 日本军国主义潜滋暗长

新闻调查

■ 新华社记者/郭丹 陈泽安 丁汀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第一次公开庭审。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多，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有力清算。而今，80年过去了，白纸黑字记载的侵略罪行，却被日本右翼势力一点点稀释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已成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危机。

日本战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

1946年5月3日，由中、美、英、苏、法、澳、荷、菲等11国法官、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举行第一次公开庭审。法庭对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负有领导责任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而具体实施大规模虐待、屠杀战俘和平民等的乙丙级战犯由中、美、英、苏等国各自审判。

在法庭上，曾任内阁总理、陆军大将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首恶松井石根、九一八事变策划者板垣征四郎、日本侵华头号间谍土肥原贤二、提出灭亡中国“广田三原则”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缅甸屠夫”木村兵太郎、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大川周明等28名甲级战犯无一例外地妄称自己“无罪”。

然而，正义不会缺席。经过两年多的审判，除2人病死、1人精神不正常之外，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用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共开庭

818次，受理证据4336份，419名证人先后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审判记录达48412页，判决书达1231页。”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管建强对记者说，“东京审判是严格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由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文件，用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的累累罪行，绝非日本右翼口中‘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

“东京审判首次在国际层面系统阐释并认定‘反和平罪’，将策划、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定义为犯罪行为，个人亦需承担责任。‘反和平罪’的定义还直接影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拟定。它与纽伦堡审判一起共同奠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避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发挥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对记者说。

日本近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石田隆告诉笔者，东京审判有几个重要议题。首先是确立了日军战争罪行的起点是1928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而不是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其次，南京大屠杀被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审判，让日军暴行曝光于天下，与之并称为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的“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等惨案也一起被公之于众。

1946年3月，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美国检察官莫罗、副检察官萨顿、顾问裘劭恒组成的国际检察局在华调查日军罪行。他们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详细揭露侵华日军在实行的南京大屠杀、细菌战、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等罪行。他们还动员相关证人到东京出庭作证，为将东京审判办成铁案付出了巨大努力。

“东京审判之前，日本民众受战时管控影响，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真相并不了解。正是通过审判，彻底揭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让日本民众了解到侵略战争的实情和日军的暴行，意义重大。”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藤原厚说。

美国庇护致清算不彻底

“虽然东京审判有重大历史贡献，但也有不完美之处。”石田说，东京审判后期，美国出于冷战及自身政治需要匆匆结束了国际法庭的工作。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实施细菌战、在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扫荡、强掳中国战俘与平民做劳工等大量罪行均未彻底追究。东条英机等战犯主犯参谋石原莞尔、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也躲过清算与惩罚。这就让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心存侥幸，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留下了空间。”

马奥尼说：“东京审判中未对负有战争统帅责任的裕仁天皇进行审判，日本早期对朝鲜半岛（1910年起）和台湾地区（1895年起）的殖民侵略也被忽视，一些参与对外侵略的日本文官也未受到惩罚。这为战后亚洲秩序埋下隐患。”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被送上绞刑架。而岸信介等大批重要战犯次日被从巢鸭监狱释放或减刑。

1952年日本在法律上恢复国家主权时，“日本政府即对外宣布，因战争罪被判刑的罪犯，是被占领时期迫不得已的产物，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也就是说，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东京审判的结果。”石田说。

此后一些战犯又官复原职，而岸信介则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首相。他不仅在任内窜访台湾，还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4年其胞弟佐藤荣作担任日本首相，继续奉行右翼保守路线，于1971年与美国签署《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琉球群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将琉球群岛的行政管理权归于日本。也是在1971年，曾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被拆除，改建成毫无历史痕迹的商业综合体——“太阳城”。

石田说：“‘不’让后世知道日本的侵略历史，不‘让’后代背负前人的罪责”是日本右翼秉持的理念。拆除巢鸭监狱，正是想彻底销毁历史遗迹，掩盖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经历过国际审判、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的丑恶历史。而取名‘太阳城’，或与日本国旗相关，暗合太阳升起，日本将再度崛起之意。”

这座60层高的大楼建成后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高楼，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大量年轻人在此聚集，而高高的“太阳城”下，日本黑暗、血腥、罪恶的历史被掩盖。

警惕军国主义阴魂复活

“如果说拆除历史遗迹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态度，那1978年将甲级战犯供奉至靖国神社则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东京审判、对国际公理的公然挑衅。”管建强告诉记者，日本右翼分子特意选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前夕将甲级战犯供奉至靖国神社，还隐藏着企图通过和平条约让中国彻底放弃对日本追责、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妄念。

今天的靖国神社游馆内，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皇姑屯事件和卢沟桥事变的展板赫然在列，这些荒唐歪理与当年日本战犯在东京审判法庭

上的狡辩完全一致。“东京审判中日战犯的歪曲史观正是‘靖国史观’的源泉。”石田一针见血地指出。

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等活动表达对军国主义战犯的尊崇，其否认史实、妄图推翻东京审判判决、为日本战犯翻案的野心昭然若揭。数十年来，他们系统篡改历史教科书，组织学生、自卫队队员到靖国神社“学习参观”，对其进行洗脑，为侵略历史洗白。

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将领大塚海夫出任靖国神社官司（最高负责人）。随后，前海上自卫队幕僚长火箱芳文出任靖国神社决策机构核心成员。他公然扬言：“靖国神社是‘我们的精神归宿’，自卫队队员应该为‘战死’而准备。”

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后，日本更在强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松动了“无核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系列行动不断加剧地区紧张。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持刀闯进中国使馆、自卫队舰船出现在台湾海峡等恶意指控行为接连发生。日本还宣称要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称谓。一系列操作表明，高市内阁想让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彻底复活。

管建强说：“日本重新用军国主义思想武装自卫队的动向已非常明显。作为一名研究文官统治的学者，我认为，如今的日本自卫队已不受文官统治了！”

回首二战，日本就是在军队“暴走”、不受文官管控之后彻底踏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殷鉴不远，不可不察。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企图侵略中国、复活军国主义，必将再次被钉上历史的审判台。

新华社东京5月4日电

美媒：特朗普厌倦美伊僵局

美军海峡行动或致战事再起

新华社华盛顿5月4日电 美国阿克西斯新闻网站4日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特朗普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特别可能导致战事再起。

报道援引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总统（特朗普）想要行动，他不愿坐等。他想要施压，他想要达成协议。”

报道说，从4日开始，美国海军将协助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及其他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如何避开水雷的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进行干预。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称，这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

报道还说，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布罗德·库珀向特朗普提出一项更大的计划，即派遣海军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报道同时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并未完全冻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交换谈判方案。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谈判在进行，双方均抛出了条件，我们不喜欢他们的方案。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的。我们仍不知道他（伊朗最高领袖）的状况。他们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这拖慢了谈判进程。”还有美国官员称，威特科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乐观，但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则悲观得多。

伊朗方面4日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稍后又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安全地继续其航程。”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阿联酋已退出组织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日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声明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议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日起生效。

黎巴嫩真主党：

以方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

新华社贝鲁特5月4日电（记者/申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日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以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

卡西姆说，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

卡西姆表示，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

以色列国防军4日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上接01版）

除此之外，民警还对游客出行游玩安全提供贴心保障服务。针对游客海边磕碰受伤、突发身体不适等情况，民警及时到场处置，并联动医护人员开展救治；针对游客遗失手机、身份证、钱包等问题，即刻通过走访排查、调取监控协助寻回；同时柔性调解餐饮、民宿、游乐项目引发的消费纠纷，及时化解矛盾，维护良好旅游口碑。

“警力跟着人流走，警情跟着诉求走。”这是陈治栋一线执勤最深的感受。“五一”假期，海港派出所全体民警践行全天候在岗、8小时轮班连轴转，高峰定点值守、平峰不间断巡逻；同时启动景区快速响应机制，警力前置下沉、接处警快处快结、前后台分工联动、执法服务并重，让游客随处可见警察、随时能找警察，筑牢有速度、有温度的假期平安防线。

■ 新华社记者/李子越

从日本东京池袋站东口走出几百米，进入人们眼中的是大型综合商业设施“太阳城”，旁边是东池袋中央公园。如果不是刻意寻找，人们很难将这里与80年前的东京审判联系起来。

这里曾是一处监狱，建于1895年，曾有“巢鸭刑务所”“东京拘留所”等名称。战前及战时，这里主要用于关押与日本政府立场相左的“政治犯”。1945年日本战败后，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接管该设施，并将其改为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

除东京审判中的甲级战犯外，这里还收押了一部分乙级和丙级战犯，最多时曾收押近2000人。

日本惠泉女学大学名誉教授内海爱子说，东京审判针对的甲级战犯，多是战争元凶，乙级和丙级战犯则主要涉及具体战争行为，如虐杀战俘、屠戮平民等。

1948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在这里被执行死刑。也有部分在日本本土审理的乙级和丙级战犯在此被处刑。巢鸭监狱一度成为战后日本追究战争责任最为集中和具体的场所。

但在日本，对战争责任的集中追究，并未持续多久。

随着占领体制结束，对战犯的处理也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冷战格局迅速确立，美国等占领国将自身对日政策从“压制与改造”转向“扶植与利用”，推动日本融入西方阵营；另一方面，日本恢复主权后，要求“释放战犯”的错误思



这是4月29日在日本东京池袋中央公园内拍摄的石碑。

新华社发

潮迅速扩散。

“当时日本社会存在一种不愿承认战争审判的强烈倾向。”据内海介绍，当时有人认为，日本“只是因为战败而不得不接受审判结果”，这些战犯“只是接受盟国单方面审判的牺牲者”。

在这种错误认知下，要求“释放战犯”的活动在日本迅速扩散，有人还成立了所谓“支援战犯及其

家属”组织，国会甚至通过了要求“释放战犯”的所谓决议。

内海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逐渐形成一套新的荒唐逻辑：战犯审判属于盟国的审判，而非日本自身的司法行为，“这些人并未违反日本国内法律，在国内也不应被视为战犯”。在这种逻辑下，日本战犯不仅未被陆续释放，甚至还能领取“津贴”“年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巢鸭监狱逐渐走向终点。1958年，随着最后一批战犯获释，监狱被关闭。此后，这一带经历城市规划调整，原有建筑于1971年被拆除。1978年，巢鸭监狱原址上建成摩天大楼，还成了东京核心商业地标之一。

曾用于追究战争责任的监狱，竟变身消费与娱乐场所。曾记载罪恶的黑暗之处，被冠以“太阳城”

■ 记者手记

立夏：满目皆叠翠，岭南荔挂红

■ 新华社记者/钟焯

芳菲未尽，转眼，夏风拂来。5月5日，我们将迎来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随着气温迅速升高、雨水趋于频繁，被春天唤醒的草木生灵，正拔节生长。放眼望去，大江南北，皆是欣欣向荣的样子。

文人笔下，立夏时节是温润的、清朗的。例如，唐人韦应物诗云：“夏木已成阴，公门昼恒静。长风始飘阁，叠云才吐岭。”

对于“四时俱是夏”的岭南地区，这份温润却几乎不曾离去。根据气候季

节划分标准，今年早在4月14日，广东全省均已进入气象学上的夏季。

当下，海南多品种荔枝成熟上市，在更北一带的广东茂名，特早熟荔枝品种“三月红”也不甘其后，但常见的白糖罽、妃子笑等品种还在积蓄力量。

走在茂名的荔枝林中，葱茏的绿叶间藏着一颗颗铆足劲吸收光热的果实，有些养分足、开花早的树率先挂上荔枝。

傍晚，在茂名高州柏桥村，从小和荔枝长大的种植大户何金明，像往常一样到果场走走，丰收的喜悦总是与

夏的脚步同频。“今年暖得早，三月开花、结小果，到四月，荔枝转色，逐渐变红。现在下雨，晚上还要盖被子，等到开空调时，荔枝就熟了。”何金明捧着一串串长势良好的荔枝笑道，转色后的荔枝一天一个样，马上就要迎来最期待也最忙碌的日子。

何金明说，去年是荔枝的大丰产年，按照自然规律，今年产量会减少，但由于做好了科学管理、补肥等工作，果场中的白糖罽七成都有结果，最大的一颗荔枝树预计能产出200余斤的荔枝，而更“挑剔”的桂味则需要更多的休整时间。

二十四节气，自古与农事相依，指导着农作节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任建敏介绍，据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立夏是岭南早稻播种的“截止日期”。自雨水节气开始播种的田地，要在“至立夏日止”，这批作物被称为“早稼”。同时，部分特定品种的晚稻秧苗，也需在此时种下。

“立夏不下，高田且罢；小满不满，芒种莫管。”岭南民间还普遍认为“立夏小满俱宜雨”，若此时降水不足，将直接导致农田荒芜。

此外，立夏还被古人赋予了厚重的政治文化内涵。“在官方礼乐序列中，

立夏是中央王朝对海神的祀奉仪式的重要节点。”任建敏说，坐落在广州黄埔区的南海神庙，就深受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视。如唐朝要求，广州刺史每年立夏时节亲自到神庙代天子行祭奠，为国家祈福、消解海洋灾害。

对于何金明来说，他也盼着立夏后，风雨能少些，以免影响收成。再过十天左右，他便会同一众果农，清晨5点起身，抢抓挂着露水的荔枝，远销各地，一直忙碌到六月底收官。

一岁一荔，四时轮转，岭南大地的风物诗意，正随夏日款款而来。
新华社广州5月4日电